明史

六三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何選　馮生虞　任彥棻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中進士歷陝西參議有廉名應麟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詔進封爲皇貴妃而王恭妃育皇長子已五歲無所益封中外籍籍疑帝欲立愛十四年二月應麟首抗疏言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爲皇貴妃而

後及於鄭妃則禮旣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未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冊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召大璫諭曰冊封貴妃初非爲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手擊案者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於是得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竝得罪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自後言者蠭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

雖厭苦之終不能奪也應麟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知縣以父憂歸服闋至京會吏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重譴應麟遂不復補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給事中薛鳳翔劾應麟老病失儀遂引疾去崇禎三年卒贈太常卿從子思睿字顓愚少孤事母孝舉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御史明年春陳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削曰搜剔愈精頭緒愈亂曰懲毖愈甚頹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其冬遣宦官監視邊務抗疏切諫已劾首輔周延儒以家人周文郁爲副將弟素儒爲錦衣叔父人瑞爲中書

受賕行私請罷斥已論救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曰輔
王績粲巡按雲南陛辭歷指諸弊政而言舉朝拯焚救
溺之精神專用之摘抉細微而以察吏詰戎予奪大柄
僅付二三閹寺居火自安不知變計天下安望太平忤
旨切責還朝值帝撤還二部總理諸鎭監視內臣思睿
請並撤監視京營關寧者因詆向來秉政大臣阿承將
順之罪意指溫體仁也體仁二子儼伉數請囑提學僉
事黎元寬會元寬以文體險怪論黜遂發其二子私書
思睿劾體仁縱子作奸以元寬揭爲據體仁謂揭不出
元寬手思睿等羣謀排陷元寬上疏證明思睿再劾體

仁以羣謀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奪俸五月出視河東鹽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于汴講學書院思睿爲置田構學舍公餘親蒞講授代還乞假歸里未幾卒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暦五年進士除鄢陵知縣政最徵授御史出按遼東疏陳安攘十策又請速首功之賞改巡山西還朝會廷臣方爭建儲登雲謂議不早決由貴妃家陰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災異抗疏劾妃父鄭承憲言承憲懷禍藏奸窺覬儲貳日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結山人術士緇黃之流曩陛下重懲科場

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由己發用以恐喝勛貴簧鼓朝紳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陛下享國久長自由敬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爲不立東宮之效干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日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弭也疏入貴妃承憲皆怒同列亦爲登雲危帝竟留中不下久之疏論吏部尚書陸光祖又論貶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論罷應天巡撫李淶順天巡撫王致祥又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南京太僕卿徐用檢朝右皆憚之時方考選科道登雲

因疏言近歲言官壬午以前怵於威則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於情則化直爲佞其間豈無剛直之人而弗勝齟齬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來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豺八狗者言路顧居其半夫臺諫爲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爲國家鉏大奸殲巨蠹哉與其悞用而斥之不若愼於始進因條數事以獻出按河南歲大饑人相食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矢囊示登雲登雲卽進之於朝帝立遣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登雲巡方者三風裁峻厲以久次當擢京卿累寢不下遂移疾

歸尋卒
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遷禮科給事中甫拜命即上定制書數千言已復言視朝宜勤語皆切直先有詔以二十年春冊立東宮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以預備儀物請帝怒命奪俸三月更緩冊立事尚書曾同亨請如前詔忤旨切讓大紘復以爲言詔奪俸如有德大學士許國王家屏連署閣臣名乞收新命納諸臣請帝益怒首輔申時行方在告聞帝怒乃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帝喜手詔褒答而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

時行慚懼亟謀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遣使取揭時獨大紘守科使者紿取之及往索時行留不發大紘乃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席藁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外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於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當與分過況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睿聰搖動國本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牽繫故陽附

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爲自交宮掖之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爲集苑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貶邊方雜職俄以六科鍾羽正等論救斥爲民羽正等奪俸中書舍人黃正賓復抗疏力詆時行帝怒下獄拷訊斥爲民時行亦不安無何竟引去大紘志行高卓鄉人以配里先達羅倫羅洪先號爲三羅天啓中贈光祿少卿正賓歙人以貲爲舍人直武英殿恥由貲入官思樹奇節至是遂見推淸議後李三才顧憲成與遊益有聲士大夫間熹宗立起故官再遷尚寶少卿引

病歸魏忠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贓千金遣戍大同莊烈帝嗣位復官致仕崇禎元年六月魏黨徐大化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正賓在都抗疏發其奸勒兩人歸田里都人快之而疏有潛通宦寺語帝令指名正賓以趙倫于化龍對帝以其妄斥回籍

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武昌推官課最徵授戶科給事中屢遷禮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庭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

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
君貶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
帝益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
成之請與同謫吏科給事中舒弘緒亦言言官可罪豫
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緒南京而羽正及獻可並
以雜職徙邊方大學士趙志皐論救被旨譙讓吏科右
給事中陳尚象復爭之坐斥爲民戶科左給事中孟養
浩御史鄒德泳戶兵刑工四科都給事中丁懋遜張棟
吳之佳楊其休禮科左給事中葉初春各上疏救帝益
怒廷杖養浩百除其名德泳懋遜等六人並貶一秩出

之外獻可羽正弘緒亦除名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禹謨吏科左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名儒謫邊方德泳懋遜等咸削籍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尚書李長春等亦疏諫帝復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久之吏部尚書蔡國珍侍郎楊時喬先後請收敘咸報寢天啓初錄先朝言事諸臣獻可已前卒詔贈光祿卿弘緒名儒皆獻可同年進士尚象懋遜之佳初春其休嗣成皆萬曆八年進士弘緒通山人由庶吉士改給事中天啓

中贈光祿少卿尚象都勻人以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嘗劾罷尚書沈鯉爲士論所非至是以直言去國人始稱焉天啓中贈官如弘緒懋遜霑化人爲餘姚知縣有治績入爲吏科給事中旣削籍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累遷工部左侍郎卒贈尚書之佳長洲人初爲襄陽知縣初春吳縣人初爲順德知縣並以治行徵至是與張棟並斥稱吳中三諫天啓初贈之佳太僕少卿初春光祿少卿之佳孫适亦兵科給事中敢言其休青城人由蘇州推官擢吏科給事中內官張德毆殺人帝令司禮按問蔽罪其下其休乞並付德法司竟報許帝

數不視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
勵諸臣他論奏甚衆罷歸卒贈太常少卿嗣成烏程人
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給事中仍世貴顯嗣成以
氣節著士論多之名儒眞定人贈官如初春棟字伯任
崑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新建知縣徵授工科給事中
請盡蠲天下逋租格不行時蠲租例相沿但蠲存留不
及起運棟請無拘故事從之再遷刑科左給事中吳中
白糧爲累民承役輒破家棟請令出貲助漕舟附載申
時行王錫爵紬其議棟遂移疾歸起兵科都給事中劾
去南京戶部尚書張西銘刑部侍郎詹仰庇軍政拾遺

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衞國本忻城伯趙泰修宣府總兵官李迎恩繼爵留餘並罷已言邊臣敘功不宜及內閣部科帝亦從焉遣視固原邊備時經略鄭洛方議和棟言撦力克負固不歸卜失兔傑黠如故火落赤眞相雄據海上不可使洛委責以去因論兵部尚書王一鶚會一鶚已卒洛亦報撦力克東歸遂寢其奏棟又言洮河失事陛下赫然震怒命洛視師豈止欲其虛詞媚敵博一順義東歸畢事耶今火眞依海爲窟出沒自如不宜敘將吏功報聞母卒棟年已六十毀瘠廬墓竟卒於墓所天啓中贈太常少卿德泳祭酒守益孫養浩羽

正自有傳

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戶科給事中遷左給事中帝嚴譴李獻可養浩疏諫曰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陛下豈眞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躋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悞本屬無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爲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爲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旣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旣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於冊立

是重啓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帝大怒言冊立已諭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衆殊可痛惡令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爲民永不敘用中外交薦悉報寢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歲中遷至南京刑部

右侍郎未之官卒

朱維京字大可工部尚書衡子也舉萬曆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右寺副九年京察謫汝州同知改知崇德入爲屯田主事再遷光祿丞火落赤敗盟經略鄭洛主和督撫魏學曾葉夢熊主戰維京請召洛還專委學曾等經理及學曾以寧夏事被逮復抗疏救之二十一年三王竝封詔下維京首上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冊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爲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謂立嗣以嫡是已但元子旣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則祖宗

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會不少待即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爲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竝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寮庶寀淆而無辨名既不正弊實滋多且令中宮苟耀前星則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預計將來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爲戲也夫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竝封之意猶不遽行必以

手詔咨大學士王錫爵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爲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如其不然王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也奈何噤無一語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後彼楊素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之心勝遂至不能自持耳帝震怒命謫戍極邊錫爵力救得爲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啓時贈太常少卿

王如堅字介石安福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懷慶推官入爲刑科給事中抗疏爭三王竝封其略曰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冊立事俟一二三年舉行是明言

長子之爲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羣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冊立之事乃今已屆期忽傳竝封爲王以待嫡嗣臣始而疑既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曩者謂二三年舉行已遲至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至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倏改爲竝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堅今日羣臣將何所取信夫立嫡之條祖訓爲廢嫡者戒也今日有嫡可廢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眞待也古王者後宮無偏愛

故適后多後嗣後世愛有所專則天地之交不常泰欲
後嗣之繁難矣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國本早
定惟元子是屬或二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卽陛下
春宮受冊時止六齡耳寧有待嫡之議與潞王並封之
詔哉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聞皇后撫育無間已出元
子早定一日卽早慰中宮一日之心后素賢明何有舍
當前之冢嗣而覬幸不可知之數耶宮闈之內衽席之
間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卽
如昨歲冊立之旨方待舉行而宗室中已有並封之疏
安知非機事外洩彼得量朝廷之淺深夫別名號辨嫌

疑禮之善經也元子與衆子其間冠服之制鹵簿之節恩寵之數接見之儀迥然不齊矣一日並封而同號則有並大之嫌逼長之患孰孤疑而來讒賊幾微之際不可不慎苟謂渙命新頒難於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尚可移易今綸言初發何不可中止也帝怒甚命與朱維京皆戍極邊王錫爵疏救免戍爲民尋卒天啓中贈光祿少卿

王學曾字唯吾南海人萬曆五年進士授醴陵知縣調崇陽擢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輒遣官校逮捕學曾疏請止之不納十三年慈寧宮成諸督工內侍俱廕錦衣

學會論其太濫且劾工部尚書楊兆詇諂中官兆惶恐引罪已言龍江關密邇蕪湖蕪湖已徵稅龍江不宜復徵格不行光山牛產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一不可帝命禮部徵之尚書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學會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窮饔餮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已斃之麟聞彼爲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願收還成

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即嚴斥之帝責其要名沽直降與
國判官時御史蔡時鼎亦以言獲罪南京御史王藩臣
給事中王嗣美等交章救兩人帝怒奪俸一級學會累
遷南京刑部主事召爲光祿丞與少卿涂杰合疏爭三
王並封忤旨皆削籍後數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疏請起
用不納卒於家杰新建人隆慶五年進士由龍游知縣
入爲御史擢官光祿熹宗時贈學會光祿少卿杰太僕
少卿

張貞觀字惟誠沛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益都知縣擢
兵科給事中出閱山西邊務五臺奸人張守淸招亡命

三千餘人擅開銀礦又締姻潞城新寧二王帝納巡按御史言敕守清解散徒黨諭二王絕姻守清乞輸課於官開礦如故貞觀力爭乃已前巡撫沈子木李采菲皆貪子木夤緣爲兵部侍郎貞觀並追劾之子木坐貶采菲奪職還進工科右給事中泗州淮水大溢幾齧祖陵貞觀往視定分黃道淮之策再遷禮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制下貞觀率同列力爭瀋王珵堯由郡王進封其諸弟止應爲將軍珵堯爲營得郡王貞觀及禮部尚書羅萬化守故事極諫不納時郊廟祭享率遣官代行貞觀力請帝親祀俄秋享復將遣官貞觀再諫不報明年

正月有詔皇長子出閣講讀而兵部請護衛工部奏儀仗禮部進儀注皆留中又止令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他禮皆廢於是貞觀等上言禮官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載在舊儀即諸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畢謁見元子初出乃不當諸王一冠乎且謁謝止兩宮而缺然於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賀靳於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非所以序別疏入忤旨奪俸一年工科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傅陛下宜示之身教乃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於初之意且貞觀等

秉禮直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亦言之帝
怒奪諸臣俸謫貞觀雜職大學士王錫爵等切救乃貶
三秩頃之都給事中許弘綱御史陳惟芝等連章申論
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中外交薦卒不起天啟中
卒贈太常少卿
樊玉衡字以齊黃岡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廣信推官
徵授御史京察謫無為判官稍遷全椒知縣二十六年
四月玉衡以冊立久稽上言陛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
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冊立之稽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
故依違以成其過陛下將何以託貴妃於天下哉由元

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願早定大計冊立冠婚諸典次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爲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大學士趙志皐等力救言自帝卽位未嘗殺諫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發再踰月以憂危竑議連及遂永戍雷州長子鼎遇伏闕請代者再不許光宗立起南京刑部主事以老辭疏陳親賢遠奸十事優詔答之尋命以太常少卿致仕卒於家子維城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除海鹽知縣遷禮部主事天啟七年坐事謫上林苑典簿莊烈帝卽位魏忠賢未

誅抗疏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賸朧奏請封爵者所司及封受之人俱斬今魏良卿良棟鵬翼白丁乳臭兒並叨封爵皆當按律誅忠賢所積財半盜內帑籍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餉因請褒恤楊漣萬璟等一十四人召還賀逢聖文震孟孫必顯等三十二人亟正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罪其月又言崔呈秀雖死宜剖棺戮屍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賜馳驛或僅令還鄉何以服人心昭國典末斥吏科陳爾翼請緝東林遺孽之非乞釋御史方震孺罪帝並採納之崇禎元年遷戶部主事進員外郎歷泉州知府福建副使八年以大計罷歸

十六年黃州城南門哭五日夜衆知禍必至傾城走婦女多不及行三月二十四日張獻忠破黃岡知縣孫自一縣丞吳文燦死之賊欲屈維城抗聲大罵刃洞胸而死賊遂驅婦女隳城稍緩輒斷其腕血淋漓土石間三日而城平復殺之以實塹焉自一光山人

謝廷讚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鄉舉爲東安知縣初歲饑吏僞增戶口冒振繼者遂按籍征賦民困甚相爲請得減戶千三百奸人殺四人棄其屍獄三年不決相禱於神得屍所在獄遂成廷讚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未授官即極論礦稅之害旋授刑部主事先是詔二十八

年春舉行冊立冠婚之禮將屆期都御史溫純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御史馮應鳳相繼言不報廷讚上疏言閣員當補臺省當選礦稅當撤冠婚冊立當速詔令當信持疏跪文華門候命踰時帝震怒遣中官田義詰責越數日命大學士趙志皐沈一貫擬敕諭令禮部具儀比擬諭進竟不發志皐一貫趣之帝乃言因廷讚出位邀功以致少待命示諸司靜俟遂褫廷讚職爲民並奪尚書蕭大亨侍郎邵杰董裕俸一歲貶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燿主事鍾鳴陛曹文偉三秩調極邊是歲冊立之禮不行廷讚歸僑寓維揚授徒自給久之卒天啟中贈

尙寶卿兄廷諒字友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帝命李廷機入閣又召王錫爵廷諒言廷機才弱而闇錫爵氣高而揚均不宜用又曰儲君之立爲王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趙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時行始年例之不舉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疏入留中終順慶知府

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朝城知縣調繁諸城有異政擢禮科給事中時方纂修國史與御史牛應元請復建文年號從之二十七年狄道山

崩下成池山南湧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拱間有之而唐遂易爲周今虎狠之使吞噬無窮狗鼠之徒攘敓難厭不市而征稅無礦而輸銀甚且毀廬壞家籍人貲產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歡藉潤私槖噭噭之衆益無所歸命懷樂禍心有土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尚不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文選郎中梅守峻貪黷將擢太常少卿天民劾罷之延綏總兵官趙夢麟潛師襲寇以大捷聞督撫李汶王見賓等咸進秩子廕寇乃大入殺軍民萬計汶等又妄奏捷天民再疏論之奪見

賓職夢麟戍邊汶亦被謫天民尋進右給事中冊立久稽再疏請不報無何貴妃弟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後冊立天民斥其非國泰懼委罪都指揮李承恩奪其俸順天湖廣鄉試文多用二氏語天民請罪考官楊道賓顧天埈等疏留中二十九年五月天民復偕同官上言請早定國本帝大怒謫天民及王士昌雜職餘奪俸一年以士昌亦給事禮科也時御史周盤等公疏請亦奪俸天民得貴州永從典史至九月帝迫廷議始立東宮而天民等卒不召天民幽憤卒天啟中贈光祿少卿初天民去諸城民爲立祠其後長吏不職父老率聚

哭祠下

何選字靖卿宛平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南昌知縣徵授御史廷臣爭國本多獲譴選語鄭貴妃弟國泰令以朝野公論鄭氏禍福懇言於貴妃俾妃自請國泰猶豫選厲色責之曰若不及今爲身家計吾儕羣擊之悔無及矣國泰懼乃入告於妃且疏請早定以釋危疑帝意不懌已知出選指深銜之未幾吏部擬調驗封員外郎鄒元標於文選疏六日不下選以爲言帝憶前事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稍遷南京通政司經歷刑部缺員外郎吏部擬用選帝憾未釋謂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尚書

孫丕揚等謫文選郎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極邊而斥選爲民以閣臣言稍寬生虞養志等罰南京給事中任彥蘗抗章論救語侵閣臣帝復怒謫彥蘗於外生虞仍以雜職調邊方旋以言官論救並斥彥蘗爲民於是御史許聞造上言陛下頃歲以來謂公忠爲比周謂論諫爲激擾詘銓衡之所賢撓刑官之所執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中外大小之官縣缺不補敲扑遍於宮闈桁楊接於道路論救忠良則愈甚其罪諫止貢獻則愈增其額奏牘沉閣而莫稽奄寺縱橫而無忌今欲摘陳一事則慮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則慮陛下益

罪其人陛下執此以拒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之路邇年以來諸臣謇諤之風視昔大沮矣不報生虞大足人彥蘗任城人天啟中贈選光祿少卿生虞太常少卿

贊曰野史載神宗金合之誓都人子之說雖未知信否然恭妃之位久居鄭氏下固有以滋天下之疑矣姜應麟等交章力爭不可謂無羽翼功究之鄭氏非褒驪之煽處國泰亦無駰鈞之惡戾積疑召謗被以惡聲詩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諸臣何其好爭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終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盧洪春 范儁 董基 李懋檜 王就學等

李沂 周弘禴 潘士藻 雒于仁

馬經綸 林熙春 林培 劉綱

戴士衡 曹學程 子正儒 郭實

翁憲祥 徐大相

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佃廣西布政使洪春舉萬曆五年進士授旌德知縣擢禮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

月帝久不視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
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
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
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
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
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
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籍籍謂陛
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
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為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
席之娱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更深若乃為聖德之累

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爲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愼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謹疾遣官之故以洪春

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論救帝不從廷杖六十斥爲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繼之帝怒奪俸有差洪春遂廢於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贈太僕少卿御史范儁嘗陳時政帝方疾見儁疏中防人欲語斥之主事董基以諫內操謫官其後員外郎王就學因諫帝託疾不送梓宮幷罷去皆與洪春疏相類范儁字國士高安人萬曆五年進士爲義烏知縣徵授御史十二年正月陳時政十事語皆切至而中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麴櫱爲戒先是慈寧宮災給事中鄒元標疏陳六事忤帝意及帝遘微疾大臣方問安而儁疏適入帝

恚曰嚮未罪元標致儁復爾當重懲之申時行等擬鐫秩帝猶怒將各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門外水三尺餘帝怒少霽時行等亦力救乃斥爲民明年給事中張維新請推用譴謫諸臣詔許量移惟儁不敘給事中孫世禎御史方萬山等言儁不宜獨遺坐奪俸自是屢薦不起里居數十年卒天啟初復官贈光祿少卿董基字巢雄掖縣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於內廷尚書張學顏諫不納基抗疏曰內庭清嚴地無故聚三千之衆輕以凶器嘗試竊爲陛下危之陛下以爲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

無恐乎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日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暍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之人於肘腋危無逾此者且自內操以來賞賚已二萬金長此不已安有殫竭有用之財糜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疏入忤旨命貶二秩調邊方九卿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且請納基言不聽竟謫基萬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給事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衞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羣不逞利器出入禁門禍不細大學士申時行亦語司禮監

曰此事繫禁廷諸人擐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
中一旦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衞不及備此公等剝膚患
也中官悚然乘間力言帝乃留致祥疏卽日罷之會讁
降官皆量移基亦遷南京禮部主事終南京大理卿致
祥忻州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王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戸部主事
三王並封議起朝論大譁就學王錫爵門人也偕同年
生錢允元往規之爲流涕會庶吉士李騰芳投錫爵書
與就學語相類錫爵悟並封詔得寢就學改禮部進員
外郎尋調吏部二十四年孝安陳太后梓宮發引帝嫡

母也當送門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臯言
之帝怒抵其疏於地就學抗疏曰人子於親惟送死爲
大事今乃靳一攀送致聖孝不終豈獨有乖古禮卽聖
心豈能自安於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而可
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冊傳示天下
萬世也疏奏不省踰二年詔甄別吏部諸郎斥就學爲
民尋卒於家繼臯抗疏未幾給事中劉道亨劾文選員
外郎蔡夢麟紊銓政并及繼臯乞罷不報及三殿災大
臣自陳皆慰留獨繼臯致仕去卒贈禮部尚書繼臯字
以德無錫人萬曆二年進士第一

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入
爲刑部員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旱命所司條上便
宜懋檜及部郎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
章一日並上帝怒欲加重譴言者猶不已閣臣請帝詔
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且不得專達以慰解帝意居
數日帝亦霽威諸疏皆留中而懋檜疏又有保聖躬節
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議蠲振慎刑罰重舉刺限田制七
事亦寢不行明年給事中邵庶因論誠意伯劉世延剌
及建言諸臣懋檜上言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槩
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

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畿輦之間子弒父僕弒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爲海內盡無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即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諂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譎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覩大

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眎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帝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復交章論劾乃再降一

秩爲湖廣按察司經歷歷禮部主事以憂歸屢薦不起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進南京兵部郎中天啟初終太僕少卿

李沂字景魯嘉魚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冬授吏科給事中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論死守有除名鯨被切讓而任職如故御史馬象乾復劾鯨詆執政甚力帝下象乾詔獄大學士申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救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罪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

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
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
則壞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
狼使守門戶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
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爲陛下富有四海豈
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
外議藉藉遂謂爲眞虧損聖德夫豈淺尠且鯨奸謀既
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是日給事中唐
堯欽亦具疏諫帝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爲馮保張居
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時行等乞宥不從讞上詔廷杖

六十斥爲民御批至閣時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禮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謗誣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太常卿李尚智給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於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官帝優詔慰留錫爵卒不聽其言初馮保獲罪實鯨爲之故帝云然或謂鯨罪不至如保張誠掌司禮素德保援意言者發之事秘莫能明也其時周弘禴潘士藻

皆以忤鯨得罪而沂禍爲烈家居十八年未召而卒光宗嗣位贈光祿少卿弘綸字元孚麻城人倜儻負奇好射獵舉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降無爲州同知遷順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貴言兵部尚書張學顏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顏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共憤也學顏結張鯨爲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讜矣實張宏門客樂新聲爲謀主其巡按順天納娼爲小妻猖狂干紀則恃宏爲內援也鯨宏既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禮勢此公論所不容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

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竊權臺省羣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切齒爲其附權奸而棄直言長壅蔽之禍也今學顏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不聞己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邦傑秦燿當居正時燿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迹寒蟬今燿官太常邦傑官太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尚謂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

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居正猶不敢
明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顏植歸里
出燿世傑於外屏張鯨使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司
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謫
代州判官再遷南京兵部主事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
多留中不下弘論疏諫且請早建皇儲不報尋召爲尚
寶丞明年冬命監察御史閱視寧夏邊務巡撫僉都御
史梁問孟巡茶御史鍾化民取官帑銀交際弘論疏發
之詔褫問孟職調化民於外河東有秦漢二壩引論請
以石爲之濬渠北達鴛鴦諸湖大興水利還朝以將材

薦哼承恩土文秀哼雲明年承恩等反坐謫澄海典史投劾歸卒於家天啟初以嘗請建儲贈太僕少卿潘士藻字去華婺源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溫州推官擢御史巡視北城慈寧宮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婦女邏者執之爲所毆訴於士藻私牒司禮監治之帝恚曰東廠何事乃自外庭發杖兩閹斃其一鯨方掌東廠怒會火災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之意不通宜倣祖制及近時平臺暖閣召對故事面議所當施罷撤大工以俟豐歲蠲織造燒造以昭儉德免金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時召講讀諸臣問以經史對賢

人君子之時多自能以敬易肆以義奪欲修省之實無過於此鯨乃激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論救不聽尋擢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尚寶卿卒官

雒于仁字少涇涇陽人父遵吏科都給事中神宗初卽位馮保竊權帝御殿保輒侍側遵言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無禮至此遵乃大學士高拱門生保疑遵受拱指遂謀逐拱遵疏留中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因薦海瑞吏部尚書楊博稱綸才詆瑞迂滯疏遂寢頃之綸陪祀日壇咳不止御史景嵩韓必顯劾綸衰病居正素善綸

而馮保欲緣是爲遵罪因傳旨詰嵩必顯欲用何人代綸令會遵推舉遵等惶懼不敢承俱貶三秩調外遵得浙江布政司照磨保敗屢遷光祿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罷歸卒于仁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肥鄉清豐二縣有惠政十七年入爲大理寺評事疏獻四箴以諫其略曰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

寵十俊以啟倖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搒宮女明日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孟軻有取於法家拂士今鄒元標其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

用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卽鼎鋸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卽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惟陛下垂察酒箴曰耽彼麴蘖昕夕不輟心志內懵威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興隆進藥陛下醲醑勿崇色箴曰艷彼妖姬寢興在側啟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進藥陛下內嬖勿厚財箴曰競彼鏐鐐錙銖

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罄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
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賄勿侵氣箴曰逞彼忿怒恣
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盭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
暴戾羣怨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疏入帝震怒會歲
暮留其疏十日所云十俊蓋十小閹也明年正旦召見
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宮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
將置之重典時行等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
疏不可發外恐外人信以爲眞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
即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頷之居數日于仁
引疾遂斥爲民久之卒天啟初贈光祿少卿

馬經綸字主一順天通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肥城知縣入爲御史二十三年冬兵部考選軍政帝謂中有副千戸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發降武選郎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鐫員外郎曾偉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陳楚產給事中劉仕瞻三秩謫極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强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常忤旨亦鐫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遷時借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旨並謫邊遠典史又以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家刑部拷訊無實謫郎中徐維濂於外一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千戸主名舉朝震

駭時東廠太監張誠失帝意誠家奴錦衣副千戸霍文炳當遷指揮僉事部臣先已奏請而帝欲尋端罪言官遂用是爲罪旋移怒兩京科道以爲緘默命掌印者盡鐫三秩於是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彥黎道昭孫羽侯黃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綦才吳禮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俱調外留者並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愼德姚三讓四人大學士趙志皐陳于陛沈一貫及九卿各疏爭尚書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于陛又

特疏申救帝怒命降諸人雜職悉調邊方尚書孫丕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奪職爲民經綸憤甚抗疏曰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縉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邪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

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强得之是陷陛

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爲雜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爲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

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旣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計乎帝大怒亦貶三秩出之外經綸旣獲譴工科都給事中海陽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

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建言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旣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言爲溺職則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詞誠以直言爲忤旨則臣等不難効喑默之成習但恐廟堂之上率諂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寧爲此不爲彼者毋亦沐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負君父且不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帝益怒謫熙春茶鹽判官加貶經綸爲典史熙春遂引疾去是日御史定興鹿久徵等亦上

疏請與諸臣同罪貶澤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數十人悉奪俸頃之南京御史東莞林培疏陳時政帝追怒經綸竟斥爲民既歸杜門却掃凡十年卒門人私謚閭道先生培由鄉舉爲新化知縣縣僻陋廣置社學教之民有死於盜者不得禱於神隨蝴蝶所至獲盜時驚爲神徵授南京御史劾罷誠意伯劉世延寘其爪牙於法已上書言徐維濂不當謫陝西織花絨購回青擾民宜罷湖廣以魚鮓江南以織造並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以織造故褫官皆不可訓并論及沈思孝等帝怒謫福建鹽運知事告歸卒天啟初復經綸官贈太僕少卿培贈

光祿少卿熙春亦還故職屢遷大理卿年老乞罷時李宗延柳佐輩咸官於朝頌其先朝建言事詔加戶部右侍郎致仕

劉綱邛州人祖文恂孝子父應辰舉鄉試不仕亦以孝義聞綱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七月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詈無禹湯罪己之誠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木榷稅採石運甓遠者萬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絶筋骨不足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爲災野無靑草人情胥怨所在如讐而天不悔禍

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
晝之爲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祖親賢
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愼德俱謂之道反是非道矣陛下
比年以來簡禮祀罷朝講棄股肱閣耳目斷地脈忽天
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居靜攝
所爲祈天永命者何狀卽外廷有不知上天寧不見邪
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
門爲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爲元宰素餐有汚政
地何以閣爲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尚可
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

災之伏也請冒死而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冊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强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槩不錄敘是曰積才閫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爲怪是曰積玩諸所爲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皐不能以去就爭天應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兎顧犬未爲晚也若必專任志皐處堂相安小之隳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闒白諸酋聞也帝得疏恚甚

將罪之以方遘殿災留中不報已而授編修居二年京察坐浮躁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翰林與政府聲氣相屬綱直攻志皐短故嗛之不置假察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劉之綸與綱並四川人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新建知縣擢吏科給事中薊州總兵官王保濫殺南兵士衡極論其罪已請亟補言官劾石星誤國大罪五山東稅使陳增請假便宜得舉刺將吏淮揚魯保亦請節制有司士衡力爭仁聖太后梓宮發引帝不親送士衡言母子至

情送死大事奈何於內庭數武地靳一舉足勞今山陵竣事願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聖母之靈答臣民之望錦衣千戶鄭一麟奏開昌平銀礦士衡以地逼天壽山抗疏爭皆不報二十五年正月極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動搖也武備疎畧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者一則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前燕情自佚即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時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自

修亦不報日本封事敗再劾星及沈惟敬楊方亨且列
上防倭八事多議行俄劾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刑部
侍郎呂坤薊遼總督孫鑛及通政參議李宜春時鑛已
罷宜春自引歸坤亦以直諫去給事中劉道亨右坤力
詆士衡謂其受大學士張位指士衡亦劾道亨與星同
鄉爲星報復帝以言官互爭皆報寢尋劾罷文選郎中
白所知帝惡吏部郎貶黜者二十二人因詰責吏科朋
比都給事中劉爲楫楊廷蘭張正學林應元及士衡俱
引罪詔貶爲楫一秩與廷蘭等並調外士衡得蘄州判
官無何詔改遠方乃授陝西鹽課副提舉未赴會憂危

竑議起竟坐遣戍先是士衡再劾坤謂潛進閨範圖說結納宮闈因請舉冊立冠婚諸禮帝不悅至是有跋閨範後者名曰憂危竑議誣坤與貴妃從父鄭承恩戶部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吏科給事中程紹吏部員外郎鄧光祚及道亨所知等同盟結納羽翼貴妃子承恩大懼以坤道亨所知故與士衡有隙而全椒知縣樊玉衡方上疏言國本指斥貴妃遂妄指士衡實爲之玉衡與其謀帝震怒責妃復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下詔獄拷訊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趙之翰復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謀

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國子祭酒劉應秋故給事中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也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入其言下之部院時位已落職閒住署事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力爲作等解不聽奪楚先作官出應秋於外廷蘭建崑謫邊方應章等復論救帝不悅斥位爲民士衡等再更赦皆不原四十五年士衡卒於戍所巡按御史田生金請脫其戍籍釋玉衡生還帝不許天啟中贈太僕少卿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石首海寧治行最擢御史帝命將援朝鮮已而兵部尚書石星

聽沈惟敬言力請封貢乃以李宗城楊方亨爲正副使往行冊封禮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漸不售宗城先逃歸帝復惑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學程抗疏言邇者封事大壞而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星方亨表裏應和不足倚信爲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趙志皐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初朝鮮甫陷御史郭實論經略宋應昌不足任幷陳七不可帝以實沮撓謫懷仁典史後已遷刑部主事會封貢議旣罷而朝鮮復懇請之帝乃追怒前主議者以實倡首斥爲民幷勅石星盡

錄異議者名將大譴責志臯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
要領因欲別遣已而罷之卽以方亨爲正使矣而學程
方督畿輔屯田不知也疏入帝大怒謂有暗囑關節逮
下錦衣衛嚴訊搒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尚書蕭大亨
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刑科給事中侯廷佩
等訟其寃志臯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自是
救者不絕多言其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帝卒弗聽數
遇赦亦不原其子正儒朝夕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
嘔血仆地久之乃甦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三
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謫戍湖廣寧遠衞久之放歸

卒天啟初贈太僕少卿崇禎時旌正儒爲孝子郭實字伯華高邑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朝邑知縣選授御史御史王麟趾劾湖廣巡撫秦燿結政府狀謫徐溝丞實復劾燿燿乃罷比去任侵贓贖銀鉅萬爲衡州同知沈鈇所發下吏戍邊故事撫按贓贖率貯州縣爲公費自燿及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潤敗自是率預滅其籍無可稽矣實以論朝鮮事黜久之封貢不成星下吏給事中侯廷佩請還實官不許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主事終大理右寺丞

翁憲祥字兆隆常熟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爲鄞縣知縣

課最入爲禮科給事中以憂去補吏科疏陳銓政五事其一論掣籤法言使盡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吏可代苟爲不然則地本預擬何必於大廷中爲掩飾之術請亟停罷時不能從故事正郎不奉使撫按必俟代至是多反之而江西巡撫許弘綱以父憂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免代憲祥極言非制弘綱貶官芳亦被責言者詆朱賡李廷機輒被譴憲祥疏論已劾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燿並不報是時大僚多缺而侍郎楊時喬楊道賓旬日間相繼物故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養痾不出戸刑工三部暨都察

院堂上官俱以人言詿籍通政大理亦無見官憲祥言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陳補缺官起遺佚數事報聞屢遷刑科都給事中吏部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綱以考察爲言路所攻求去憲祥言一時賢者直道難容相率引避國是如此可爲寒心旣而軍政拾遺疏爲錦衣都督王之楨所撓久不下罪人陳用賓等已論死疏亦留中憲祥皆抗章論駁知縣滿朝薦李嗣善同知王邦才以忤稅使繫獄力請釋之會冬至停決囚復請推緩刑德意宥纍臣矜楚獄帝皆不報尋調吏科四十一年命輔臣葉向高典會試給事中曾六德以論救被察

官坐貶旨皆從內出憲祥力諫中官黃勳趙祿李朝用胡濵等不法亦連疏彈劾久之擢太常少卿居數年卒

徐大相字覺斯江西安義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東昌推官改武學教授稍遷國子博士四十七年九月朔百僚將早朝司禮中官盧受傳免衆趨出受從後姍侮大相憤歸草二疏一論遼左事一論受奸邪時接疏者即受也見遼事疏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閱第二疏顧受曰此即論汝罪者受錯愕叩頭流血請罪曰奴當死疏乃留中是日南京國子學錄喬拱璧亦疏劾受不報明年遷兵部主事天啟二年調吏部稽勳主事移考

功明年進驗封員外郎進士薛邦瑞爲其祖蕙請謚大相與尚書張問達議如其請熹宗方惡卹典冗濫鐫大相三秩出之外問達等引罪不問大學士葉向高都御史趙南星等連疏救乃改鐫二秩大相方候命羣奄黨受者數十輩持梃譟於門比搜大相橐止俸金七十兩乃閴然散家居杜門讀書里人罕見其面崇禎元年起故官俄改考功遷驗封郎中歷考功文選奏陳遵明旨疏淹滯破請託肅官評正選規重掌篆崇禮讓勵氣節抑僥倖覈吏弊十事帝卽命飭行故尚書孫丕揚等二十六人爲魏忠賢削奪大相請復其官帝不許旋以起

廢忤旨貶秩視事給事中杜三策言大相端廉起廢協輿論不當譴不聽父憂歸卒於家

贊曰神宗中年德荒政圮懷忠發憤之士宜其激昂抗詞以匡君失然納諫有方務將以誠意感移上君子弗爲謂其忠厚之意薄而衒沽之情勝也雒于仁馬經綸詆譏譙讓幾爲儕偶所不能堪矣聖人取諷諫意者殆不如是乎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終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戸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汝訓　余懋學

張養蒙　孟一脈

何士晉 陸大受 李俸 張庭　王德完

蔣允儀　鄒維璉 吳羽文

王汝訓字古師聊城人隆慶五年進士除元城知縣萬曆初入爲刑部主事改兵部累遷光祿少卿吏科都給事中海寧陳與郊者大學士王錫爵門生又附申時行

恣甚汝訓抗疏數其罪言與郊今日薦巡撫明日薦監司每疏一出受賄狠籍部曹吳正志一發其奸身投荒徼吏部尚書楊巍亦嘗語侍郎趙煥謂爲小人乞速罷譴且科道以言爲職乃默默者顯諤諤者絀直犯乘輿屢荷優容稍涉當塗旋遭擯斥言官不難於批鱗而難於借劒此何爲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論是非被言者不論邪正模稜兩可曲事調停而曰務存大體是懲議論之紛紜而反致政體之決裂也乞特敕吏部自後遷轉科道毋惡異喜同毋好諛醜正是時巍以政府故方厚與郊閣汝訓言引己且刺之大恚言臣未

嘗詆與郊汝訓以寺臣攻言路正決裂政體之大者乃調汝訓南京頃之御史王明復劾與郊并及巍詔奪明俸擢與郊太常少卿都人爲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與郊尋以憂去後御史張應揚追劾其交通文選郎劉希孟考選納賄竝免官未幾其子殺人論死與郊悒悒卒

汝訓入爲太常少卿孟秋饗廟帝不親行汝訓極諫帝慍甚以其言直不罪也尋進太僕卿調光祿汝訓先爲少卿寺中歲費二十萬至是濫增四萬有奇汝訓據會典請盡裁內府冗食不許二十二年改左僉都御史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汝訓性清介方嚴疾惡巡按

御史南昌彭應參亦雅以强直名相與力鋤豪右烏程故尚書董份祭酒范應期里居不法汝訓將繩之適應參行部至應期怨家千人遮道陳牒應參持之急檄烏程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自縊死其妻吳氏詣闕愬寃帝命逮應參應望詔獄革汝訓職詰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衷貞吉等引罪且論救帝意未釋諭救應參者給事中喬允等於外言官訟汝訓應參亦及允帝愈怒疏入輒重允譴至除名而諭應望戍烟瘴應參爲民汝訓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署部事初礦稅興以助大工爲名後悉輸內

帑不以供營繕而四方採木之需多至千萬費益不訾汝訓屢請發帑佐工皆不報在部歲餘力清夙弊中官請乞輒執奏不予節冗費數萬卒贈工部尚書謚恭介

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二年進士授撫州推官擢南京戶科給事中萬曆初張居正當國進白燕白蓮頌懋學以帝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居正顧獻瑞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已論南京守備太監申信不法帝爲罷信久之陳崇惇大親謇諤慎名器戒紛更防佞諛五事時居正方務綜覈而懋學疏與之忤斥爲民永不敘錄居正死起懋學故官奏奪成國公朱希忠王

爵請召還光祿少卿岳相給事中魏時亮等十八人帝俱報可壽擢南京尚寶卿十三年御史李植江東之等以言事忤執政同官蔡系周孫愈賢希執政指紛然攻訐懋學上言諸臣之不能容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當保留居正而忌吳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於中故百妬發於外也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爲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

誣上其黨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爲招權其黨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其黨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爲承望其黨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敢於抗天子而難於違大臣是爲雷同其黨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黨六自張居正蒙蔽

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馴之斥
大快人心而猶累牘連章爲之申雪是爲欺罔其蠹七
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
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
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
爲競勝其蠹八佞諛成風日以寖甚言及大臣則等之
伊傅言及邊帥則擬以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
言及外吏則頌卓魯重生非藉結歡即因邀賂是爲佞
諛其蠹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
爲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

爲乖戾其蠹十也懋學夙以直節著稱其摘季馴不無過當然所言好勝之弊必成朋黨後果如其言累遷南京戸部右侍郎總理漕儲疏白程任卿江時之兗二人遂得釋二十一年以拾遺論罷卒贈工部尚書天啟初追謚恭穆

張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吏科左給事中少負才名明習天下事居言職慷慨好建白以南北多水旱條上治奸民恤流民受富民三事帝嘉納之錦衣都指揮羅秀營僉書兵部尚書王遴格不行失歡權要而去秀竟賄緣得之養蒙疏發其狀事具

遴傳御史高維崧等言事被謫養蒙偕同官論救復特
疏訟之忤旨奪俸尋遷工科都給事中都御史潘季馴
奏報河工養蒙上言曰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
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
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共蒙其賞及報成
未久懼有後虞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
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己異
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倣邊臣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
可責成功帝深然之有詔潞安進紬二千四百匹未幾
復命增五千養蒙率同官力爭且曰從來傳奉織造具

題者內臣擬旨者閣臣抄發者科臣今徑下部非祖制不從出爲河南右參政尋召爲太僕少卿四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極諫時政闕失言邇來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君臣相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權惟利是聞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弊爲陛下陳之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即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戶曹

三疏諫開礦臣院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則十八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奈何輕之至此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闋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無缺失何憚人言徒使唯諾風成謇諤意絕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戶而妄劾李盛春夫閹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手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拊循矣一進

獻之途漸重下僚捐俸儒士獻資名爲助工實懷覬幸甚者百戸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搆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奇究使敗節文官債軍武帥憑藉錢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內差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言不溫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共搆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沮撓謂欲辦家事

必賴家奴於是有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採礦不已必及採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鑒不遠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竝立中與外不兩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不報又明年六月兩宮三殿繼災養蒙復上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風恐虛文相謾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銀礦皇店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妾之刑弭蕭牆隱禍然此皆

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亭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寮宷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羣工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盡節古帝王四海爲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可保帝亦不省尋遷戶部右侍郎時再用師朝鮮命養蒙督

餉事寧予一子官三十年尚書陳蕖稱疾乞罷詔養蒙署事會養蒙亦有疾在告固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疾遂罷歸卒於家天啟初賜諡毅敏

孟一脈字淑孔東阿人隆慶五年進士爲平遙知縣以廉能擢南京御史萬曆六年五月上言近上兩宮徽號覃恩內外獨御史傅應禎進士鄒元標部郎艾穆沈思孝投荒萬里遠絕親闈非所以廣錫類溥仁施也疏入忤張居正黜爲民居正死起故官疏陳五事言近再選宮女至九十七人急徵一時輦下甚擾一也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議覆閣臣擬旨脫有不當臺諫得糾駁之今

乃不任臣工顓取宸斷明旨一出臣下莫敢犯顏二也士習邪正繫世道汚隆今廉恥日喪營求茍且亟宜更化救弊先實行而後才華三也東南財賦之區靡於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遇聖節則有壽服元宵則有燈服端陽則有五毒吉服年例則有歲進龍服以至覃恩錫賚小大畢霑謁陵犒賜耗費鉅萬錙銖取之泥沙用之於是民間習爲麗侈窮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不知紀極夫中人得十金即足供終歲之用今一物而

常兼中人數家之產或刻沉檀鏤犀象以珠寶金玉飾之周鼎商彝秦鈚漢鑑皆搜求於海內窮歲月之力專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資取一盼之適殊不知財賄易盡嗜欲無窮陛下誠能恭儉節約以先天下禁彼浮淫還之貞樸則財用自裕而風俗亦淳四也邊疆之臣日弛戎備上下蒙蔽莫以實聞由邊臣相繼爲本兵題覆處分盡在其口言出而中傷隨之誰肯爲無益之談自取禍敗哉漁夫舍餌以得魚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帛綺繡爲蕃戎常服雖曰貢市實則媚之邊臣假貢市以賂戎戎人肆剽竊而要我彼此相欺以誑君

父幸其不來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請明詔樞臣洗心易慮戰守之備一一講求付之邊臣使將識敵情兵識將意庶乎臂指如意國可無虞五也疏入忤旨謫建昌推官屢遷南京右通政移疾歸四十一年起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居三年廷推左副都御史未得命給事中官應震論其縱子驕恣疏雖留中一脈竟引疾去年八十一卒一脈初以直諫著聲晚膺節鉞年力已衰不克有所表樹云

何士晉字武莪宜興人父其孝得士晉晚族子利其貲結黨致之死繼母吳氏匿士晉外家讀書稍懈母輒示

以父血衣士晉慼厲與人言未嘗有笑容萬曆二十六年舉進士持血衣愬之官罪人皆抵法初授寧波推官擢工科給事中首疏請通章奏緩聚斂俄言袞職有闕廷臣言雖逆耳每荷優容獨論及輔臣必欲借主威以洩憤是陛下負拒諫之名輔臣收固寵之實天下所以積憤輔臣而不能平也如孫鑛郭子章戴燿沈子木宜舍不舍公論乖違輔臣賡安得不任其咎無何劾左都督王之禎久掌錦衣爲內閣爪牙中樞心腹又劾大學士王錫爵逢君賊善召命宜停戶部尚書趙世卿誤國無大臣體已復言朝端大政宜及今早行者在放輔臣

以清政地罷大臣被論者以伸公議斥王之禎以絕禍源釋卞孔時王邦才等以蘇寃獄初皇長孫生有詔起廢列上二百餘人閱三年止用顧憲成等四人士晉請大起廢籍瑞王將婚詔典禮視福王費當十九萬初帝弟潞王婚費不及其半士晉請視潞王帝將崇奉太后詔建靈應宮士晉以非禮力爭且曰聖母所注念者東宮出講諸王早婚與遺賢之登進也乃諸臣屢請不應而不時內降者非中貴之營求即鬼神之香火何也帝皆不省未幾有張差梃擊之事王之寀鉤得差供帝遷延不決士晉三上疏趣之當是時變起非常中外咸疑

謀出鄭國泰然無敢直犯其鋒者郎中陸大受稍及之國泰大懼急出揭自明人言益籍籍士晉乃抗疏曰陛下與東宮情親父子勢共安危豈有禍逼蕭牆不少動念者候命踰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之疏未嘗實指國泰主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起閨範之序何由進妖書之毒何由搆此基禍之疑也孟養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錮此挑激之疑也南宗順刑餘也而陰募死士千人謂何順義王外寇也而各宮門守以重兵謂何王曰乾

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劉成名姓謂何此不軌之疑
也三者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者舉措相
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國泰又非張差一事已
也恐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
急護東宮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陛下又轉
爲孤注矣國泰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
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
非但貴妃不能庇卽陛下亦不能庇也借劍尚方請自
臣始或別有主謀無與國泰事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
子皇長孫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卽坐之則

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身無替恩禮若國
泰畀有連引預熒惑聖聽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俾之
遠逃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惟聖明
裁察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跡恐益致人言而
吏部先以士晉為東林黨擬出為浙江僉事候命三年
未下至是帝急簡部疏命如前擬吏部言闕官已補請
改命帝不許命調前補者吏部又以士晉積資已深秩
當參議帝怒切責尚書奪郎中以下俸士晉之官四年
移廣西參議光宗立擢尚寶少卿遷太僕天啟二年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安南入犯督將吏屢擊却之四

年擢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明年四月魏忠賢大熾爭梃擊者率獲罪御史田景新希旨誣叛臣安邦彥賄士晉十萬金阻援兵遂除士晉名徵賄助餉士晉憤鬱而卒有司徵贓急家人但輸數百金産已罄會莊烈帝立獲免復官賜恤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屢遷戶部郎中福王將之國詔賜莊田四萬頃大受請大減田額因劾鄭國泰驕恣亂法狀疏留中王之宷發張差事大受抗疏言靑宮何地張差何人敢白晝持梃直犯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

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者今皆匿於何地奈何不嚴禁而速斷耶戶部主事蒲州張庭者大受同年生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內狙擊青宮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前此冊立選婚及近時東宮出講郭妃卜葬諸事陛下皆弗勝遲回强而後可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於萬一哉皆不報大受尋出爲撫州知府以清潔著閒居二年徐紹吉韓浚以京察奪其官庭再遷郎中被齮齕引退抑鬱以死又有聞

喜李俸者爲刑部郎中當諸司會鞫時張差語涉逆謀郎中胡士相等相顧不敢錄俸力爭乃得入獄詞遂爲鄭氏黨所惡及遷鳳翔知府諸黨人以言㒒之竟不敢之任後復中以京察卒於家天啓初御史張愼言方震孺魏光緒楊新期交章訟三人冤乃贈庭俸光祿寺少卿大受起補韶州已都御史高攀龍請加庭俸廕諡不果大受未幾卒

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西陲失事德完言諸邊歲糜餉數百萬而士氣日衰戎備日廢者以三蠹未除二策未審也何爲

三蠹一曰欺邊吏罔上也二曰徇市賞增額也三曰虛邊防鮮實也何謂二策有目前之策有經久之策謹守誓盟苟免搏噬此計在目前大修戰具令賊不敢窺邊則百年可保無事此計在經久今經畧鄭洛主款巡撫葉夢熊又言戰邊臣不協安望成功帝爲飭二臣石星爲本兵德完上十議以規時帝納之已請裁李成梁父子權劾褫黔國公沐昌祚冠服罷巡撫朱孟震賈待問郭四維少卿楊四知趙卿又發廣東總督劉繼文總兵官李棟等冒功罪半歲章數十上率軍國大計累遷戶科都給事中上籌畫邊餉議言諸邊歲例弘正間止四

十三萬至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而今則三百八十餘萬惟力行節儉足以補救蓋耗蠹之弊外易剔而內難除宜嚴勑內府諸庫汰其不急又加意屯田鹽法外開其源而內節其流庶幾國用可足時弗能用倭寇久躪朝鮮再議封貢德完言封則必貢貢則必市是沈惟敬誤經畧經畧誤總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朝廷也後封果不成德完尋以疾歸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極陳四川採木榷稅及播州用兵之患又言三殿未營不宜復興元殿龍舟之役皆不報已勑湖廣稅使陳奉四大罪再疏極論謂奉必激變奉果爲楚人所攻僅以身免尋因

禱雨言今出虎兕以噬羣黎縱盜賊而吞赤子幽憤沉結叩訴無從故雨澤緣天怒而屯螟螣因人妖而出願盡撤礦稅之使釋逮繫之臣省愆贖過用弭災變不報四川妖人韓應龍奏請榷鹽採木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以忤稅使被逮德完皆力爭復劾山東稅使陳增畿輔稅使王虎罪不報已極陳國計匱乏之言近歲寧夏用兵費百八十餘萬朝鮮之役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二百餘萬今皇長子及諸王子冊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萬而袍服之費復二百七十餘萬冗費如此國何以支因請減織造止營建亟完殿工停買珠

寶愼重採辦大發內帑語極切至帝亦不省時帝寵鄭貴妃疎皇后及皇長子皇長子生母王恭妃幾殆而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竊意后崩貴妃卽正中宮位其子爲太子中允黃輝皇長子講官也從內侍徵探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草十月上疏言道路喧傳謂中宮役使僅數人伊鬱致疾阽危弗自保臣不勝驚疑宮禁嚴祕虛實未審臣卽愚昧決知其不然第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果中宮不得於陛下以致疾與則子於父母之怒當號泣幾諫果陛下眷遇中宮有加無替與則子於父

母之謗當昭雪辨明衡是兩端皆難緘默敢效漢朝袁
盎却坐之議陳其愚誠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尚
書李戴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
差大學士沈一貫力疾草奏爲德完解帝亦不釋旋廷
杖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爲皇長子耶抑爲德完
耶如爲皇長子愼無擾瀆必欲爲德完則再遲冊立一
歲廷臣乃不復言然帝自是懼外廷議論眷禮中宮始
終無間矣光宗立召爲太常少卿俄擢左僉都御史天
啟元年京師獲間諜詞連司禮中官盧受德完請出受
南京初德完直聲震天下及居大僚持論每與鄒元標

等異楊鎬李如禎喪師論死廷臣急欲誅之德完乃上
疏請酌公論或遣戍立功或即時正辟蓋設兩途以俟
帝寬之且因薦順天府丞邵輔忠通政參議吳殿邦以
兩人嘗力攻李三才也疏出果寬鎬等於是給事中魏
大中再疏論之德完亦力辨帝爲詰責大中事乃已德
完尋進戸部右侍郎給事中朱欽相倪思輝言事獲罪
疏救之明年遷左亡何卒官其後輔忠殿邦以黨逆敗
僉爲德完惜之
蔣允儀字聞韶宜興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桐鄉知
縣移嘉興天啟二年擢御史時廣寧已失熊廷弼王化

貞俱論死而兵部尚書張鶴鳴如故糾之者反獲譴允儀不平疏直其同罪佚罰因言近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諭使諸臣不遵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諸臣果遵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恒暘不雨二麥無秋皇上於宮中祈禱反得冰雹之災變不虛生各以類應夫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於妖孽以鬚眉之丈夫而交關於婦寺以籍叢煬竈之奸而托之奉公潔己是皆陰脅陽之徵也報聞鶴鳴旣屢被劾因詆劾者爲羣奸朋謀而反與前尚書黃嘉善崔景榮並以邊功晉

宮保允儀益憤言鶴鳴旣以斬級微功邀三次之賞郎當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以七百里之楡關兼旬而後至畏縮無丈夫氣偃蹇無人臣禮猶且靦顏哆口訐經撫功罪若身在功罪外者陛下試問鶴鳴爲本兵功罪殺於邊臣今日經撫俱論辟鶴鳴應得何罪又問鶴鳴舊日經撫俱論辟嘉善景榮應得何罪赫然震怒論究如法庶封疆不致破壞帝不用會議紅丸事力詆方從哲請盡奪官階廕其黨惡之徐州舊設參將山東盜熾以允儀請改設總兵尋疏論四川監司周著林宰徐如珂等功請優敘而劾總督張我續退縮請罷斥

不從踰月請杜傳宣愼爵賞免立枷除苛政且言向者丁巳之察凡抗論國本繫籍正人者莫不巧加羅織陰邪盛而陽氣傷致有今日之禍今計期已迫願當事者早伐邪謀亟培善類疏入魏忠賢劉朝輩皆不悅以丁巳主察之人不指名直奏責令置對允儀言丁巳主察者鄭繼之李誌也考功科道則趙士諤徐紹吉韓浚也當日八法之處分臺省之例轉大僚之拾遺黑白顛倒私意橫行凡抗論建藩催請之國保護先帝有功國本者靡不痛加摧抑必欲敗其名錮其身盡其倫類而後快於是方從哲獨居政府亓詩教趙興邦等分部要津

凡疆圉重臣皆賄賂請托而得如李維翰楊鎬熊廷弼
李如柏如楨何一不出其保舉迨封疆破壞囹圄充塞
而此輩宴然無恙臣所以痛心遼事追恨前此當軸之
人也中旨將重譴允儀以大學士葉向高言停俸半歲
已復因災祲上言內降當停內操當罷陵工束手非所
以展孝思直臣久廢非所以光聖德東南杼柚已空重
以屢次之加派金吾冒濫已極加以非分之襲封聖心
一轉移天下無不順應區區修禳虛文安能格上穹哉
帝不能用巡按陝西條上籌邊八事太常少卿王紹徽
家居與里人馮從吾不協允儀重從吾薄紹徽魏忠賢

擢紹徽佐都察院用事五年允儀還朝即出爲湖廣副使其冬又使給事中蘇兆先劾其爲門戶渠魁遂削籍崇禎元年薦起御史言奸黨王紹徽捌點將錄獻之逆奄其後效之者有同志天監盜柄諸錄清流遂芟刈無遺乞加削奪爲傾陷忠良之戒從之其冬掌河南道事陳計吏八則明年佐都御史曹于汴大計京官貶黜者二百餘人坐不謹者百人仕路爲清尋擢太僕少卿四年六月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標兵止五百餉六千不及一大郡監司且承平久人不知兵而屬城率庳薄無守具六年流賊將窺湖廣兵部令移鎮襄陽鄖

陽益虛其冬賊大至陷鄖西上津明年陷房縣保康允儀兵少不能禦上章乞援且請罪會賊入川鄖得少緩中官陳大金與左良玉來援副使徐景麟見其多攜婦女疑爲賊用礮擊之士馬多死大金怒訴諸朝命逮景麟責允儀陳狀已而并逮允儀下獄戍邊而以盧象昇代十五年御史楊爾銘給事中倪仁禎相繼論薦未及用而卒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延平推官耿介有大節巡撫袁一驥以私憾摭布政竇子偁罪維璉以去就爭監司欲爲一驥建生祠維璉抗詞

力阻行取授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遼左用兵疏陳數事尋以憂去天啟三年起官職方進郎中刑部主事譚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神兵復遼左地魏忠賢陰主之維璉極言其妖妄忠賢怒矯旨譙責海內方用師將帥悉賄進職方尤冗穢維璉素清嚴請寄皆絕因極論債帥之弊譏切中官大臣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調爲稽勳郎中時言路橫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鄉居言路者給事中傅櫆陳良訓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已大怒共詬誶維璉及維璉調考功櫆等益怒交章力攻又以江西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去以窘

辱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卽日出城疏中以章惇攻蘇軾蔡京逐司馬光爲言樾等愈怒樾遂顯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維璉自是朝端水火諸賢益不安其位矣維璉欲去不得詔留視事乃嚴覈官評無少假借楊漣劾魏忠賢被旨切責維璉抗疏曰忠賢大姦大惡罄竹難書陛下憐其小信小忠不忍割棄豈知罪惡旣盈卽不忍不可得漢張讓趙忠靈帝以父母稱之唐田令孜僖宗亦以阿父稱之我朝王振曹吉祥劉瑾亦嘗寵之羣臣之上有一人老死牖下獲保富貴哉今陛下以太阿授忠賢非所以爲宗社計亦非所以爲忠賢計也若夫

黃扉元老九列巨卿安可自處於商輅劉健韓文下疏
入責其瀆奏崔呈秀坐贓被劾維璉論戍邊諸媚璫者
力別其是非請託拒不聽諸逆黨交憾及趙南星去國
維璉願與俱去忠賢即放歸無何張訥劾南星追論維
璉調部非法詔削籍復搆入汪文言獄下吏戍貴州崇
禎初起南京通政參議就遷太僕少卿疏陳卜相久任
納言議謚籌兵五事五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熊文
燦巡撫福建海寇劉香亂遣遊擊鄭芝龍擊破之海外
紅夷據彭湖挾互市後徙臺灣漸泊厦門維璉屢檄芝
龍防遏之不聽明年夏芝龍勦賊福寧紅夷乘間襲陷

廈門城大掠維璉急發兵水陸進芝龍亦馳援焚其三
舟官軍傷亦衆寇乃泛舟大洋轉掠青港荆嶼石灣諸
將禦之銅山連戰數日始敗去維璉在事二年勞績甚
著會當國者溫體仁輩雅忌維璉而閩人宦京師者騰
謗於朝竟坐是罷官八年春敘却賊功詔許起用旋召
拜兵部右侍郎遘疾不赴卒於家吳羽文既謝病歸至
崇禎六年始復出歷考功文選郎中帝以積疑吏部有
私選郎十一人譴黜大半遷者三人而已羽文痛絕諸
弊數與溫體仁牴牾賊毀皇陵有詔肆赦體仁令刑部
尚書馮英以逆案入詔內羽文執止之而議起錢龍錫

李邦華等偵事者誣羽文納二人賕下獄羽文用高鳳翔爲大名知府鳳翔故嘗坐小罰言者復謂其徇私坐謫戍侍郎吳甡等交薦復官未赴卒羽文字長卿南昌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

贊曰王汝訓諸人建言挺謇諤之節洊歷卿貳不隕厥問余懋學之言十蠹有以哉鄒維璉抗魏奄拒逆黨僅坐謫戍幸矣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終

明史卷二百三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戸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舉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張居正

卒馮保猶用事其黨錦衣指揮同知徐爵居禁中爲閱章奏擬詔旨如故居正黨率倚爵以自結於保爵勢益張而帝雅銜居正保未有以發御史江東之首暴爵奸并言兵部尚書梁夢龍與爵交驩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獄論死夢龍罷去植遂發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罷保植東之由是受知於帝明年植巡按畿輔請寛居正所定百官乘驛之禁從之帝用禮部尚書徐學謨言將卜壽宫於大峪山植扈行閲視謂其地未善欲偕東之疏爭不果明年植還朝時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論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爲重

執政方忌中行用賢且心害植三人寵會爭御史丁此
呂事及論學謨卜壽宮之非與中時行等相拄卒被斥
去初兵部員外郎嵇應科山西提學副使陸檄河南參
政戴光啓爲鄉會試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
正敗此呂發其事又言禮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
撰殿試策而侍郎高啓愚主南京試至以舜亦以命禹
爲題顯爲勸進大學士申時行余有丁許國皆嗣修等
座主也言考官止據文藝安知姓名不宜以此爲罪請
敕吏部覈官評以定去留尚書楊巍議黜雒文改調應
科檄留啓愚光啓而言此呂不顧經旨陷啓愚大逆此

呂坐謫植東之及同官楊四知給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語侵時行東之疏言時行以二子皆登科不樂此呂言科場事巍雖庇居正實媚時行時行巍並求去帝欲慰留時行召還此呂以兩解之有丁國言不謫此呂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反覆詆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賢爲黨中行用賢疏辨求去語皆侵國用賢語尤峻國避位不出於是左都御史趙錦副都御史石星尚書王遴潘季馴楊兆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褚鈇大理卿溫純及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劉懷恕等極論時行國巍不宜去主事張正鵠南京郎中汪應蛟御史李

廷彥蔡時鼎黃師顏等又力攻請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邇者襲請留居正遺風輔臣辭位羣起奏留贊德稱功聯章累牘此諂諛之極甚可恥也祖宗二百餘年以來無諫官論事爲吏部劾罷者則又壅蔽之漸不可長也帝竟留三臣責言者如錦等指其後啟愚卒爲南京給事中劉一相劾去時行亦不能救也帝追讐居正甚以大臣陰相庇獨植東之可立能發其奸欲驟貴之風示廷臣一相又劾錦衣都督劉守有匿居正家貲帝乃諭內閣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邱橓余懋學趙世卿及植東之凡五人時行等力爲

守有解言檞等不宜驟遷帝重違大臣意議雖寢心猶欲用植等頃之植劾刑部尚書潘季馴朋黨奸逆誣上欺君季馴坐削籍帝遂手詔吏部擢植太僕少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尚寶少卿竝添註廷臣益忌植等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寃囚則旱植數爲人言至尊呼我爲兒每觀沒入寶玩則喜我其無忌憚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實由於植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國以善其後中行迫欲得植秉銓而騁其私倘其計得行勢必盡毒善類今日旱災猶其小者其他語絕狂誕所稱尚

書謂季馴也疏上未報御史龔懋賢孫愈賢繼之東之
發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賢及張岳鄒元標數臣忠義
天植之死不移臣實安爲之黨樂從之遊今指植與交
歡爲黨則植猶未若臣之密願先罷臣官不允可立亦
抗言奸黨懷憑張私惠造不根之辭以傾建言諸臣勢
不盡去臣等不止乞罷職章下內閣時行等請詰可立
奸黨主名帝仍欲兩爲之解寢閣臣奏而敕都察院自
今諫官言事當顧國家大體毋以私滅公犯者必罪植
東之求去不許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可立
不當代植辨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紛爭乃已七月御

史龔仲慶又劾植中行思孝爲邪臣帝惡其排擠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顧鈐等連章論救不聽是時竟用學謨言作壽宮於大峪山八月役既興矣大學士王錫爵植館師東之可立又嘗特薦之於朝錫爵故以面折張居正爲時所重三人念時行去錫爵必爲首輔而壽宮地有石時行以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今鑿石以安壽宮者與曩所立表其地不一　朦朧易徙若變棋然非大臣謀國之忠也時行奏辨言車駕初閱時植東之見臣直廬力言

形龍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欲此議其借事傾臣明
甚帝責三人不宜以葬師術責輔臣奪俸半歲三人以
明習葬法薦侍郎張岳太常何源兩人方疏辭錫爵忽
奏言恥爲植三人所引義不可留因具奏不平者八事
大畧言張憑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
於用賢等攖鱗折檻之黨且謂舍建言別無人品建言
之中舍採摭張憑舊事別無同志以中人之資乘一言
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大臣如國巍化輩曩嘗舉爲
正人一言相左日謀剸刃皆不平之大者御史韓國楨
給事中陳與郊王敬民等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貶

植戶部員外郎東之兵部員外郎可立大理評事張岳以諸臣紛爭具疏評其賢否頗爲植東之可立地請令各宣力一方以全終始於時行國錫爵巍化光祖世臣定愈賢皆褒中寓刺而力詆季馴懋賢系周仲慶惟中行用賢思孝無所譏貶帝責岳頌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國是岳坐免帝猶以植言壽宮有石數十丈如屏風其下皆石恐寶座將置於石上閏月復躬往視之終謂大峪吉遂謫三人於外御史柯梃因自言習葬法力稱大峪之美獲督南畿學政而植同年生給事中盧逵亦承風請正三人罪士論哂之植東之可立自以言事見

知未及三歲而貶植得綏德知州旋引疾歸居十年起沅州知州屢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二十六年也植墾土積粟得田四萬畝歲穫糧萬石戶部推其法九邊以倭寇退請因師旋選主客銳卒驅除宿寇恢復舊遼陽詔下總督諸臣詳議不果行奏稅監高淮貪暴請召還不報後淮激變委阻撓罪於植植疏辨乞休帝慰留之明年錦義失事巡按御史王業弘劾植及諸將失律植以却敵聞且詆業弘業弘再疏劾植欺蔽詔解官聽勘勘已命家居聽用竟不召卒贈兵部右侍郎可立汝陽人由安邑知縣爲御史與植等並擢已由評事調

大名推官終山東僉事
江東之字長信歙人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首
發馮保徐爵奸受知於帝僉都御史王宗載嘗承張居
正指與于應昌共陷劉臺東之疏劾之故事御史上封
事必以副封白長官東之持入署宗載迎謂曰江御史
何言曰爲死御史鳴冤問爲誰曰劉臺也宗載失氣反
走遂與應昌俱得罪東之出視畿輔屯政奏駙馬都尉
侯拱宸從父豪奪民田寘於理先是皇子生免天下田
租三之一獨不及皇莊及勛戚莊田東之爲言減免如
制還朝擢光祿少卿改太僕坐爭壽宮事與李植羊可

立皆貶東之得霍州知州以病免久之起鄧州進湖廣僉事三遷大理寺右少卿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擊高砦叛苗斬首百餘級京察被劾免官復以遣指揮楊國柱討楊應龍敗績事黜爲民憤恨抵家卒東之官行人時刑部郎舒邦儒闔門病疫死遺孤一歲人莫敢過其門東之經紀其喪提其孤歸乳之舒氏卒有後

湯兆京字伯閎宜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豐城知縣治最徵授御史連劾禮部侍郎朱國祚薊遼總督萬世德帝不問巡視西城貴妃宮閹豎塗辱禮部侍郎敖文

禎兆京彈劾杖配南京時礦稅繁興奸人競言利有謂開海外機易山歲可獲金四百萬者有請徵徽寧諸府契稅溧高淳諸縣草場者帝意俱嚮之兆京偕同官金忠士史學遷溫如璋交章力諫不報出按宣府大同請罷稅使張曄礦使王虎王忠亦不納掌河南道佐孫丕揚典京察所譴黜皆當而被黜者之黨爭相攻擊兆京亦十餘疏應之其詞直卒無以奪也詳具丕揚傳中尋出按順天諸府守陵中官李浚誣軍民盜陵木逮繫無虛日兆京按宣府時奏之浚亦誣訐兆京帝遣使按驗事已白而諸被繫者猶未釋兆京悉縱遣之東廠太監

盧受縱其下橫都市兆京論如法還復掌河南道福王
久不之國兆京倡給事御史伏闕固請卒不得命南京
缺提學御史吏部尚書趙煥調浙江巡按呂圖南補之
尋以年例出三御史於外皆不咨都察院兆京引故事
爭圖南之調爲給事中周永春所劾棄官歸兆京及御
史王時熙汪有功爲圖南申雪語侵永春并及煥二人
連章辨兆京亦爭之强帝欲安煥爲稍奪兆京俸兆京
以不得其職拜疏逕歸御史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遂
助兆京攻煥帝亦奪其俸然煥亦引去兆京居官廉正
遇事慷慨其時黨勢已成正人多見齮齕兆京力維持

其間清議倚以為重屢遭排擊卒無能一言污之者天啟中贈太僕少卿

金士衡字秉中長洲人父應徵雲南參政以廉能稱士衡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永豐知縣擢南京工科給事中疏陳礦稅之害言曩者採於山榷於市今則不山而采不市而榷矣刑餘小醜市井無藉安知遠謀假以利柄貪饕無厭楊榮啟釁於麗江高淮肆毒於遼左孫朝造患於石嶺其尤著者也今天下水旱盜賊所在而有蕭碭豐沛間河流決隄居人為魚鱉乃復橫征巧取以殘之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禍將有不可言者甘肅地震

復上疏曰往者湖廣氷雹順天晝晦豐潤地陷四川星變遼東天鼓震山東山西則牛妖人妖今甘肅天鳴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亂徵而泄泄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因極言邊餉告匱宜急出內帑濟餉罷撤稅使毋事掊克引鹿臺西園爲戒帝皆不聽南京督儲尚書王基雲南巡撫陳用賓拾遺被劾給事中錢夢皐御史張以渠等考察被黜爲沈一貫所庇帝皆留之士衡疏爭侍郎周應賓黃汝良李廷機當預推內閣士衡以不協人望抗章論姜士昌宋燾言事得罪並申救之給事中王元翰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併禁章奏未下者由

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聞士衡力陳其非便疏多不行帝召王錫爵爲首輔以被劾奏辨語過憤激士衡馳疏劾之尋擢南京通政參議時元翰及李三才先後爲言者所攻士衡並爲申雪三十九年大計京官掌南察者南京吏部侍郎史繼偕齊楚浙人之黨也與孫丕揚北察相反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衡亦謫兩浙鹽運副使不赴天啟初起兵部員外郎累遷太僕少卿引疾去卒於家先是楊應龍伏誅貴州宣慰使安疆臣邀據故所侵地總督王象乾不許士衡遂劾象乾起釁後象乾弟象恒巡撫蘇松以兄故頗銜士衡廉知其清

介狀稱說不置云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給事中意氣陵厲以諫諍自任時廷臣習偷惰法度盡弛會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言諸臣一斥不復大臣被彈率連章詆訐元翰悉疏論其非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廠庫極陳惜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極言時事敗壞請帝昧爽視朝廷見大臣言官得隨其後日陳四方利病尋復陳時事言輔臣心膂也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覲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無

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見連茹彙征苟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綏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縻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

今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榷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爲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克本小醜亂易平也至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榷稅二事

民不堪命至殺稅使而徵榷如故貢金請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名賊首縱撲滅虐政不除滇之爲滇猶未可保也俄言礦稅之設本爲大工若捐內帑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疏皆不報尋兩疏劾貴州巡撫郭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堅意割地賄西南大憂且嘗著婦寺論言人主當隔絕廷臣專與宦官宮妾處乃相安無患子章罪當斬不納先是廷推閣臣元翰言李廷機非宰相器已而黃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敘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敘朱賡同鄉也元翰極論會推之弊譏切政府二

人遂不用至是將推兩京兵部尚書蕭大亨孫鑛爲吏部尚書元翰亦疏論二人并言職方郎申用懋爲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爲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異乞亟罷賡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嗤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挽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禁錮於沈一貫朱賡因薦鄒元標顧憲成等十餘人無何又劾給事中喻安性御

史管橘敗羣叢穢皆不報掌廠內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聽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淸議摩主闕拄貴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鷙舉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其門人也遂劾元翰盜庫金尅商人貲奸贓數十萬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鄙小賊語過激於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並攻之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廷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輩則連章論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筐篋舁置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離職守謫刑部檢

校後孫丕揚主京察斥治則國縉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貶湖廣按察知事方繼芳之發疏也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贓無有則謂寄之記事家兩黨分爭久不息而是時劾李三才者亦指其貪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天啟初累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即位復官將召用爲尚書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歸卒遂葬焉

孫振基字肖岡潼關衛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莘縣知縣調繁安邱三十六年四月以治行徵與李成名等

十七人當授給事中先除禮部主事四十年十月命始
下振基得戸科時吏部推舉大僚每患乏才振基力請
起廢韓敬者歸安人也受業宣城湯賓尹賓尹分校會
試敬卷爲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强總裁侍郎蕭雲
舉王圖錄爲第一榜發士論大譁知貢舉侍郎吳道南
欲奏之以雲舉圖資深嫌擠排前輩隱不發及廷對賓
尹爲敬夤緣得第一人後賓尹以考察褫官敬亦稱病
去事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較順天鄉試所取童學
賢有私於是御史孫居相并賓尹事發之下禮官會吏
部都察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乃抗疏請並議未得

命禮部侍郎翁正春等議黜學賢謫之麟亦不及寅尹
等振基謂議者庇之再疏論劾帝乃下廷臣更議御史
王時熙劉策馬孟禎亦疏論其事而南京給事中張篤
敬證尤力方寅尹之分較也越房取中五人他考官效
之競相搜取凡十七人時寅尹雖廢中朝多其黨欲藉
是寬敬正春乃會九卿趙煥及都給事中翁憲祥御史
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議坐敬不謹落職閒住御史劉廷
元董元儒過庭訓敬同鄉也謂敬闗節果眞罪非止不
謹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爲敬地正春等不從持初議上
廷元遂疏劾之公議益憤振基居相篤敬及御史魏雲

中等連章論列給事中商周祚亦敬同鄉議并罪道南
孟禎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疏糾駁帝竟如廷元等言
敕部吏覈廷元黨亓詩教遂劾正春首鼠兩端正春尋
引去會熊廷弼之議亦起初賓尹家居嘗奪生員施天
德妻爲妾不從投繯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縉輩訟於官
爲建祠賓尹恥之後永縉又發諸生梅振祚宣祚朋淫
狀督學御史熊廷弼素交歡賓尹判牒言此施湯故智
欲藉雪賓尹前恥又以所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杖殺
永縉巡按御史荆養喬遂劾廷弼殺人媚人疏上徑自
引歸廷弼亦疏辨都御史孫瑋議鐫養喬秩令廷弼解

職候勘時南北臺諫議論方囂各有所左右振基孟禎雲中策及給事李成名麻僖陳伯友御史李邦華崔爾進李若星潘之祥翟鳳翀徐良彥等持勘議甚力而篤敬及給事中官應震姜性吳亮嗣梅之煥亓詩教趙興邦御史黃彥士南京御史周遠等駁之疏凡數十上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復極言廷弼當勘斥應震等黨庇自是黨廷弼者頗屈帝竟納瑋言令廷弼解職其黨大恨吏部尙書趙煥者惟詩教言是聽乃以年例出振基及雲中時熙於外振基得山東僉事瑋亦引去振基勁直敢言居諫垣僅半歲數有建白旣去科場議猶未定策

復上疏極論而賓尹黨必欲十七人並罪以寬敬孫愼行代正春復集廷臣議仍坐敬關節而爲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賓尹敬有奧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議久不決篤敬復上疏論敬陰詆諸黨人諸黨人旋出之外并逐愼行既而居相策引去之祥外遷孟禎不平疏言廷弼聽勘一事業逐去一總憲外轉兩言官矣獨介介於之祥敬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齗齗於篤敬毋乃已甚乎孟禎遂亦調外凡與敬爲難者朝無一人敬由是得寬典僅謫行人司副蓋七年而事始竣云振基到官尋以憂去卒於家子必顯字克孝萬曆四十四

年進士官文選員外郎爲尚書趙南星所重天啟五年冬魏忠賢羅織淸流御史陳睿謨劾其世投門戶遂削籍崇禎二年起驗封郎中移考功明年移文選尚書王永光雅不喜東林給事中常自裕因劾其推舉不當數事且詆以貪汙御史吳履中又劾其紊亂選法必顯兩疏辨帝不聽謫山西按察司經歷量移南京禮部主事道出柘城歸德適流賊來犯皆爲設守完其城一時推知兵歷尚寶司丞大理左寺丞十一年冬都城被兵兵部兩侍郎皆缺尚書楊嗣昌請不拘常格博推才望者遷補遂擢必顯右侍郎甫一月無疾而卒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父應詔江西僉事元薦舉萬曆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爲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徵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妬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躁論調閒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尚書孫丕揚力淸邪黨反爲其黨所攻副都

御史許弘綱故共掌察見羣小橫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羣小藉以攻丕揚察疏猶未下人情杌隉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却并盡發諸人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黨人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啟初大起遺佚元薦格於例獨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訟其寃起刑部檢校歷尚寶少卿明年朝事

大變復削其籍元薦初學於許孚遠已從顧憲成遊慷慨負氣遇事奮前屢躓無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同郡沈㴶召入閣邀一見謝不往嘗過高攀龍請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遽別去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林者李三才之次則元薦與于玉立玉立字中甫金壇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二十年七月疏陳時政闕失言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奄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闥間倘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

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簸弄其間葢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憸邪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夤緣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輩未嘗忤主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閨闥之間

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貴不可爲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疏入不報尋進郎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康丕揚輩欲以妖書陷郭正域玉立獨左右之會有言醫人沈令譽實爲妖書者搜其篋得玉立與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問而玉立遽疏辨帝怒褫其官玉立倜儻好事海內建言廢錮諸臣咸以東林爲歸玉立與通聲氣東林名益盛而攻東林者率謂玉立遙制朝權以是詬病東林玉

立居家久之數被推薦三十七年稍起光祿丞辭不赴
言者猶齮齕不已御史馬孟禎抗章直之帝皆不省又
三年以光祿少卿召終不出天啟初錄先朝罪譴諸臣
玉立已前卒贈尚寶卿

李朴字繼白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彰德推官
入爲戶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黨淸流廢錮疏
請破奸黨錄遺賢因爲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
辨謗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帝不聽明年再
遷郎中齊楚浙三黨勢盛稍持議論者羣譟逐之主事
沈正宗賀烺皆與相拄坐貶官朴性戇積憤不平其年

十二月上疏曰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亓詩教周永春輩四

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爲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與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贓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趨時躐爵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冤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

疏奏臺諫皆大恨宗文等及其黨力詆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羅織其贓私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會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而朴再疏發亮嗣應震彥士一甲贓私及宗文廷元庇韓敬興邦媢趙煥狀且言詩教爲羣兇盟主實社稷巨蠹陛下尤不可不察帝爲下詔切責言官畧如朴指黨人益怒排擊無虛日侍郎李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議鐫朴三級調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月吏部奉詔起廢朴名預焉於是黨人益譁再起攻朴并及文選郎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憤復陳浙

人空國之由追咎沈一貫詆宗文及毛一鷺甚力以兩人皆浙産也頃之又再疏劾宗文一鷺及其黨董定策等帝皆置不問其年六月始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謫朴州同知自後黨人益用事遂以京察落其職天啟初起用歷官參議卒贈太僕少卿魏忠賢竊柄御史安伸追論詔奪其贈崇禎初復焉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保定推官四十五年用治行徵當擢諫職先注禮部主事帝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臺諫之勢積重不

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言商周祚御史駱駸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趣不下言路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鉤致門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攖其鋒詩教者從哲門生而吏部尚書趙煥鄉人也煥耄昏兩人一聽詩教詩教把持朝局爲諸黨人魁武進鄒

之麟者浙人黨也先坐事謫上林典簿至是爲工部主事附詩教浚求吏部不得大恨反攻之并詆從哲詩教怒煥爲黜之麟時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中書舍人尹嘉賓行人魏光國皆以才名當列言職詩教輩以與之麟善抑之俾不與考選以故嘉遇不能無怨四十七年三月遼東敗書聞嘉遇遂抗疏言遼左三路喪師雖緣楊鎬失策揆厥所由則以縱貸李維翰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令回籍聽勘誰司票擬則閣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兵科趙興邦也參貂白鏹賂遺絡繹國典邊防因之大壞惟陛下立斷疏入未報從哲力

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詩教於是詩教興邦及亮嗣延登壯麗輩交章力攻詩教謂嘉遇不得考選故挾私狂逞嘉遇言詩教於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爲奸凡枚卜考選諸大政百方撓阻專務壅蔽過絕主聽遂致綱紀不張戎馬馳突臣竊痛之今內治盡壞縱日議兵食談戰守究何益於事故臣爲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不避尚區區計升沉得喪哉時興邦以右給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俟遼東底寧從優敘錄至是以嘉遇連劾吏部遂立擢爲太常少卿嘉遇益憤疏言四路奏功興邦必將預其賞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罰已矣反從

而超陟之是臣彈章適爲薦剡國家有如是法紀哉疏
奏諸御史復合詞攻嘉遇嘉遇復疏言古人有云見無
禮於君者逐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詩教與邦謂臣不
得臺諫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
所言是考選予奪二臣實專之此無禮於君者一事寧
優敘非明旨乎乃竟蔑而棄之此無禮於君者二魏光
國疏論詩教爲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來奸臣
不敢爲而詩教爲之此無禮於君者三二奸每事請託
一日以七事屬職方郎楊成喬成喬不聽遂逐之去詩
教以舊憾欲去其鄉知府考功郎陳顯道不從亦逼之

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馭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於君者四有臣如此臣義豈與俱生哉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布衣汪文言者素遊黃正賓于玉立之門習知黨人本末後玉立遣之入都益悉諸黨人所爲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則應兵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搆也遂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鄒之麟旣見惡齊黨亦交鬬其間揚言齊人張鳳翔爲文選必以年例斥宗文廷元於是齊浙之黨大離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詩教輩亦窘而浙人唐世濟董元儒遂助嘉遇排擊自是亓

趙之勢頓衰輿邦竟不果遷自引去時論快焉光宗立
嘉遇乞改南部就遷吏部員外郎天啟中趙南星秉銓
召爲考功員外郎改文選署選事時左光斗魏大中以
嘉遇與之麟韓敬同年相善頗疑之已見嘉遇公廉亦
皆親善及陳九疇劾謝應祥語連嘉遇鐫三級調外語
具南星傳未幾黨人張訥誣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
尋鍛鍊光斗大中獄誣嘉遇嘗行賄逮訊論徒憤恨發
病卒崇禎初贈太常少卿

贊曰李植江東之諸人風節自許矯首抗俗意氣橫厲
抵排羣枉迹不違乎正而質之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之

義不能無疚心焉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聖人所爲致慨於末世之益衰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六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史　　６３
作者＝（清）张廷玉等奉敕纂修
页数＝１８０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６６２
出版日期＝１９３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